在汶川,遇到……

陆 遥

冬至,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

民间有着冬至祭祖的传统,通常天还没亮,人们便早早地出门了,上山扫墓、祭祖,呼吸着清冷而宁静的空气,怀念着逝去的亲友。

让人不禁想起前些日子的一次走访。

还是秋高气爽的时候,由中共汶川县委宣传部与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天府无忧谷、康养新汶川"中国文化记者汶川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汶川。

这是我第一次到访汶川。

记忆里,每当谈到汶川,气氛总是有些沉重。2008年5月12日的那场地震,牵动了亿万人的心,也开启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全国救灾行动。

然而,我不想再重复汶川的悲伤。尽管站在映秀镇漩口中学地震遗址前,定格的时钟雕塑、坍塌的教学楼是如此震撼而令人痛惜;尽管在映秀震中博物馆,面对一件件抗震救灾的展品,每个人夺眶而出的眼泪是那么真实而滚烫……

三天多的采访时间安排得很紧凑,因为当地希望带给大家一个全景式的汶川,热情邀请大家多看一点,多感受一些。我们深入乡镇、社区、学校、文化景观景点……一路走来,看到的不是停在原点的过去,而是处处焕发的生机。

我想说说,这趟采访中遇到的三个人。

第一个人,是中巴司机李大哥。

我因为一场会议打破了原本计划,抵达成都已近半夜,错过了当天接站的大巴。

工作人员非常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比你们平原,山路多,晚上没车,要辛苦你明天一早坐中巴过来了。

她教我打开公交系统的小程序下单,选择时间、上车点和下车点,付款完成。

第二天7点,车子准时来到了酒店门口。接站的司机大哥非常热情,核对时间后,帮我和另一位赶着开会的老师一起放好行李。说是中巴,其实类似"定制公交",7座的车,一趟坐满。

在成都市区里定点上车,到汶川绵虒收费口下车。中巴的价格,打车的享受。这哪里有什么不方便?

我们问:"路难走吗?要多久到?"

李大哥一路稳稳地开着,话不多,只在停车时回应几句。他告诉我们,由成都去汶川,全程是高速公路,两小时即可到达。一路穿山而过隧道一个接一个,长的有五六公里;隧道外一些离山崖较近的路段,则建有钢筋水泥的棚洞,不用担心落石。

当年,由成都往汶川的路极其难行,公路狭窄且沿河傍山,随时都有滑坡塌方的危险。

同行队伍里有位老师,曾在震后第一时间来采访。他还记得,有医疗队在地震当天即飞赴成都,从双流机场乘车赶往汶川,八个多小时,车子才刚过都江堰,还不到全程的一半。

有这样安全便捷的交通,又有因海拔一千多米而清凉怡人的自然环境,如今,汶川已是成都的后花园。春天看花,夏季避暑,秋观红叶,冬日赏雪,四季都"巴适得很"。

第二个人,是漩口镇宣传委员小蔡。

那天,大巴车沿着山路开了许久,最后几乎是呈45度上了坡,来到一片风光秀丽的景点,当地叫它——云里雾里樱花里。

秋季,400余亩樱花树叶已经泛黄变红,远眺一片好风光。蓝天白云之下,漫山遍野的红叶,如同一团团燃烧的火焰,将山峦装点得瑰丽多姿。每到周末,自然的风光配以餐饮、民宿等业态,吸引着远近游客不断前来。

"过去,这里分布着多家砖厂、地条钢厂以及炼胶厂,一度是严重污染的重灾区。震后重建过程中,我们依法关闭拆除工厂,严格推行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恢复生态环境,还原绿水青山。你看,现在这里植被丰富,林木繁盛,山间溪流淙淙,年均气温14℃,凉爽宜人,凭借着优质的生态环境,这个昔日空气污浊、溪流污染的村庄,变身为川西名副其实的康养圣地。"

现场负责介绍的就是小蔡。听说好几位记者都来自浙江,他热情地掏出手机,加上了大家的微信。

"我在你们长兴县挂职半年,刚回来。"说起长兴的乡村旅游,他头头是道,对水口乡农家乐和八都岘乡村休闲旅游这些典型十分熟悉。发展康养旅游、民宿经济等理念,就这样一起带了回来。当地还积极探索"乡村旅游升级版",让游客体验农耕文化的韵味,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全年增收百余万元。

对口帮扶,不仅是人和理念的流动,更是要有实打实的动作。2022年,浙江省长兴县将自己的"金名片"吊瓜产业作为对口帮扶汶川县的产业之一,在漩口镇集中村进行试种,经过2年的精心培育,今年种植基地的50亩吊瓜长势良好,实现大丰收。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来料加工产业园里,当地妇女在制作销往浙江义乌的小商品,按件计费,十分便捷;农产品产业园里,他们感谢浙江帮助搭建的直播基地,让当地农产品销往全国。

还有一个人,是隔壁民宿的管家羌族姑娘阿娥。

一天晚饭后,我们结伴在农庄周边散步,发现农庄隔壁是一间名字非常现代化的酒店——太空舱。

深山农庄边的太空舱引起了大家的好奇。走近一看,这是一个高档度假酒店,9间客房由9个太空舱构成,每个舱都带有独立菜园和私汤,不但有依山傍水的优越自然风光,还有全景落地玻璃窗、全屋智能设备的现代化配套。夜晚躺在房间里,就能欣赏繁星点点。

阿娥不过20岁出头,本来静静地坐在秋千上看书。遇到我们点单,便进屋做咖啡去了。几分钟后,端出一杯咖啡,不是速溶,是手冲的。"尝尝看,这是我来这里工作后专门学的。"她笑着说。

汶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文化有传承、有创新,更有交融,产生了更多的共鸣。

距汶川县城80公里的水磨古镇,早在商代就有部落聚居。现在这里居住有藏、羌、汉等民族。地震让这里的建筑几乎全部被毁。震后,这里由广东佛山对口援助,依据古镇原有的建筑布局,修旧如旧,昔日古镇重现于世。

映秀镇上,民族风情的民居错落有致、色彩斑斓,宛如一幅绚丽画卷。在羌绣非遗工坊内,笔记本、手提包、茶席、团扇……大大小小的物件上,羌绣图案如鲜花绽放,色彩斑斓,吸引不少人驻足选购。

回想着那几天,看到最多的是笑脸,是凤凰涅槃后的重生。各族群众的欢歌笑语,也感染着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

没有冰箱之后

卢海娟

有一天,去冰箱找食物时,发现那里结了厚厚一层霜。老公是个急性子,拉不开冰箱的抽屉,便毫不犹豫地操起菜刀砍冰霜。

隔天,发现冰箱下有水渍,再隔两天,发现冰箱自我解冻,里面原本埋在冰霜之中的一切全都露出真面目,变得软塌塌。联想老公当初挥舞菜刀的气势,得出结论:冰箱被砍坏了,彻底罢工。

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牛肉、猪肉、羊肉,豆角、茄子、山野菜、水磨玉米粉、糯米粉、馒头、冻豆腐……记不得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住进冰箱的,如今它们都泡在水里,各种丑态,还带着异味。这哪里是食物,简直就是垃圾。我们收拾一番,把这些东西扔掉。

冰箱可是生活必需品呀。可是,那几天我真的很忙,买冰箱的事就被我一拖再拖,直至扔到脑后。

开始的时候,去肉摊买肉,仍然会不加算计割一大块,后来终于记起家里没有冰箱,学会了用多少买多少。

仍然用三层的蒸锅蒸好多馒头,后来想到没有冰箱,就改用一层蒸锅,少做勤做。

老公有天对我说,最近做菜水平提高了呀,吃出菜的鲜味了。

老公有天又说,蒸馒头的水平见长,不再又干又硬了。

月末交电费,数额那么少,还以为哪里错了。原来,那消失的数额,来自于冰箱。

想一想我就明白了:不是我有什么进步,是因为没有了冰箱,只能选择新鲜食材了。

是呀,这真是个悖论。我们买冰箱,就是为了保鲜,为了吃到鲜活的食物,可是,冰箱里躺着的那些东西,真的合乎我们的要求吗?

史海钩沉

冬月蒹葭

孟祖平

西溪赏芦,最适宜坐摇橹船从周家村出发,悠然慢摇抵达秋雪庵,途中,在蜿蜒河道中,能感受到"置身芦花世界"的唯美意境。

芦和荻,是两种不同水生植物,有芦苇、芦荻等不同品种,芦是禾本科芦苇属植物,荻是禾本科芒属植物。

芦花穗花序蓬松,短粗直挺像刷子;荻花如丝缕,花序舒展像拂尘。荻花初开之时是淡紫色,成熟期为白色;芦花初开之时为淡青色,后渐显褐色,到了秋冬,花穗如雪似霜。

古代,芦和荻又称蒹葭,"蒹"是幼小的芦荻,"葭"(葭草)是指初生的芦苇。

在《诗经》之《蒹葭》诗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青青芦苇,苍苍芦花,茫茫霜露,不仅渲染了独特美景,还暗喻"伊人"美丽之风姿。

芦和荻,外形十分相似,自古以来,芦、荻之花常被人们混称为芦花。芦花多长在野外清水之边,有隐逸之美,古代文人喜欢在庭院内栽植,以显清雅之趣。荻花,犹如江南女子,有婉约之美,枝干柔和、温软,无风之时,总是低垂出优美弧线,秋风起时,仿佛少女长发,风中飞扬,有飘逸之美。

在唐末诗人王贞白笔下,芦花有"清愁"之美,漂泊异乡,望见遍地芦花,宛如轻烟,会漫起缕缕思乡之情,在白居易《琵琶行》诗句"枫叶荻花秋瑟瑟"中,荻花有晚秋离别的意境。

荻花松软洁白,古时候,人们常用来填充被子以御寒冷,元代贯云石《芦花被》诗句"采得芦花不浣尘,翠蓑聊复藉为茵",将芦花描绘成洁白无瑕、不染尘埃的圣洁之物。因《芦花被》广为传扬,贯云石后来隐居杭州,给自己取一别号,名为"芦花道人"。

与荻不同的是,芦苇更加高大,浩瀚的芦苇荡,有博大的意境。在明末抗清英雄夏完淳《绝句》诗句中,芦花有豪迈之气势,表达的是慷慨壮志、家国情怀。

小时候,很喜欢看京剧《沙家浜》,该剧由著名作家汪曾祺编剧,沙家浜芦苇荡,场景十分壮观,茂密高大的芦苇身姿,不仅掩护了新四军勇士,还给予抗日勇士以磅礴之气魄。

农历十一月,古代又称为"冬月",初冬时节,江南会出现一段温暖如春的"小阳春"天气,此时河岸边的芦荻会吐出新的绿芽,出现"冬月葭草吐绿头"景象,因此,古代农历十一月又称葭月。

葭草(初生芦苇),在古代被视为灵性植物,是辟邪之物,每到除夕之时,民间有门上挂苇索习俗。古代,芦苇秆内壁白色薄膜古称葭莩,能让声音共振,常用在乐器芦笛和竹笛孔之上。

芦芽与荻芽食用历史悠久,唐宋之时,采食芦、荻之芽已成风尚。鲜美的芦、荻之芽,是当时春季时令美食,由于生长时间很短,因此弥足珍贵,深得文人赞美,宋代王安石曾赞美"荻笋肥甘胜牛乳"。

小时候,每逢春季,奶奶常用新嫩芦芽炒鸡蛋,放点盐,配上蒜苗一起清炒,出锅后,鲜润清香、脆嫩可口。新鲜的荻芦嫩芽,配上腊肉片或瘦肉片爆炒,嫩芽清香与腊肉醇香交融,风味独特;嫩芽可做素汤,也能与鲜鱼一起煲汤,鲜美汤味,回味无穷。

诗味

追光之歌

竺 泉

你让无数个美丽
走进城市的诗样成长
你把燃烧的梦想
又种在高高的山坡上
在那湛蓝的天边
绘就一道道新的风光
这满天的星月光
这满山的云衣裳
醉了小河流水的波浪
美了炊烟袅袅的村庄
一滴滴滋润的甘露
一份份情怀的荡漾
催开漫山百花的芬芳
走来美好生活的欢唱
像山那样 厚实坚强
像水那样 延绵流淌
一花一草一春风
一山一水一远方
在这里 我们开启生命的远航
在这里 我们写下岁月的追光

人生方寸是首歌
一言一行自飞扬
我们追光 我们远航
向着一缕缕的灿烂阳光
还有那久远久远的故乡
像光那样 像光那样

艺境

"浙江画院四十回望文献成果进京展"作品 《雁荡合掌峰》徐英槐

心香一瓣

迁 徙

周孟贤

那天,我痴望天上的云朵快速地移动着,向着一个方向奔扑而去。它们从哪里来?它们要去哪里?我在自言自语的刹那间想到了一个词:迁徙。

我又想起前不久非洲草原数百万角马的大迁徙。央视的直播,让我呆立了许久许久,让我目不转睛地注视那浩浩荡荡的迁徙大军从坦桑尼亚出发,向着肯尼亚奔突。

一路上,它们面临非洲狮和其他天敌的追杀和撕咬,特别是它们若要到达水草丰美的"伊甸园",必须要渡过一条河——马拉河,而河中潜伏了河的统治者鳄鱼和重达3吨的河马。面对险境,已经跋涉了3000公里的它们义无反顾、毅然决然跳入河中,涉水而过。它们中有不少死于身长4.5米、咬合力达到几百公斤的鳄鱼口中。在每年的迁徙中,要付出20多万个生命的惨重代价。那画面真是又狂野又惊险又悲壮!

随着直播画面的切割与推进,我的目光也似一头角马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起步,径直向着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自然保护区前行。我想到,角马活着多么不易!活着,总有一种危机紧盯着生机!为了生存,旱季中的角马们必须面对风险、不畏劳苦向着水草长途跋涉!

我知道,在这个星球上,除了动物的迁徙外,还有昆虫(如帝王蝶)的迁徙,还有鸟类的迁徙,还有我们人类自己。迁徙,是对命运的反抗,是对生存的渴望!迁徙,当然是一种生存智慧,但它必须用超强的意志作保证!

云朵在高天急切地迁徙,我又联想到了那些思想家、哲学家、音乐家和诗人的心灵的迁徙!想到他们的迁徙,往往在冷寂而又滚烫的精神活动中,努力抵达生命的深处和世界的深处……

如果说,角马为了生存追求的是丰美的水草,那么,思想家们苦苦地、孜孜不倦地甚至付出生命代价所追寻的是世界的真理。

两千多年前开创儒家学派的孔子,除了双脚的奔走,更多的是心灵的跋涉,他的一生呕心沥血地在传道、在授业、在解惑,一生行走在路上。由此,我常常思忖:一个杰出的、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每一天一定是在心灵的(频频)迁徙中度过的,每一次迁徙丰富了、完整了他的思想,并增加了穿透力。这种穿透力,穿越了时间的隧道,穿越了国界。

我又想到老子。他的那些"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名言,难道不是他在孤独地穿行于天地之间、在自己的思想深处边迁徙边捡拾的?可以这样说,那些有思想有眼光有远见的大家们,没有一个心灵不是在不停地跋涉的,没有一个不是在苦苦的跋涉中变得更有眼光更有远见!不错,那些哲人、那些圣贤常常笃坐书房,但他的心灵却没有闭户不出,而是在远走,在浩渺的大千世界急切地穿行!换言之,你面对一个久久坐立的身体,却不知他的心灵的脚步在翻山越岭。

我还想起伟大的诗人屈原,他在流放的江湖中奔走,才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瑰宝《离骚》《九歌》等传世篇章,他用作品、用死在汨罗江畔呈现爱国主义的"水草"!我还想起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只因他的心穿越了安史之乱,穿越了灾难深重的千家万户,才写出了不朽的史诗"三吏"和"三别"!他也让我们看到了"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的诗人——那些忧时伤世、咏叹民苦的《夏日叹》和《夏夜叹》的诗——那些摇曳在历史沼泽地、痛了唐朝的"水草";我还想起天才音乐家聂耳以及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那民族危亡的年代,他们像一个个高亢激越、铿锵有力的音符跳动在山河间,奔走在国难中。可以这样说,聂耳的心只因抵达战争的前方和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中,才写出了刻进历史里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1938年秋冬随抗日部队行军至黄河岸边,雄奇的山川和战士的英雄气概感染了他,激发了他的灵感,加之他的一颗心日夜奔波在战争的硝烟、黄河的怒涛和民众的呐喊中,才完成了气势磅礴、体现民族精神的、名垂青史的《黄河大合唱》。

仰望高天急切迁徙的云朵,我轻轻地问自己:它们从哪里来?它们到哪里去?我和我的心一直栖息在陋室,还是一直在迁徙——在路上、在奔波、在思索、在叩问、在追寻?我面对前方,面对漫漫长路,我有非洲角马不惧天敌铁定追寻的勇气吗?我追寻的又该是怎样的"水草"?

攀登危嶂

钱国丹

雁荡的净名谷,幽深、静谧,高深而狭窄,分明是一座大山被劈成两半,裂痕犹历历在目。两面断崖对峙,南边的山崖高耸危矗,曰铁城嶂;北边的如丝麻横牵,曰游丝嶂,两嶂决然壁立,高约250米。

遥望铁城嶂,酷似铁的长城、铁的屏障。不知是谁在崖壁侧凿出一个个小洞眼来,洞里插上棍子,棍子上架起一块块梯板。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陡险的梯子了,它像一串云母片缀成的项链佩在危崖的胸部,又飘荡着从半空中直挂了下来,很美,很惊心动魄。

我说:我们登梯去。

同行一陈姓先生说:你们女士先上,若是掉下来,有我在下边兜着。

待到了崖下,始看清这梯子垂直得几乎没有坡度,每一级高度足有半米,且中间没有任何连接。我们那位陈先生只上了五六级就退下来了,他没了刚才的豪情天纵,谦虚地说自己有"恐高症"。

没有"恐高症"的我们不动声色地继续攀登。那一天我穿的是拖到脚背的长裙,半高跟皮鞋,每迈一步,鞋子往往踩在自己的裙裾上,自觉危险得很。于是我将裙摆提起,在右腰边紧紧地打了个结,这样短是短了,可双腿却被捆住了,根本跨不上那半米高的梯级。回头一看,随行的只有导游小姐一人,其他的朋友早已没了踪影。

黄小姐也感到了登梯的艰险,她脱了她的登山鞋,一扬手,鞋子顿时像一对崖燕直扑谷底。她嫌包包累赘,就将它搁在梯级上,说反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也不怕别人给偷了去。我也把提包撂下,待要飞鞋子,小姐说,飞不得,你这鞋会叩掉了后跟,看你回去穿什么!

我将皮鞋留在梯上,把裙子向上的下摆翻上来,在前面挽了个结,这样行动就方便多了。

终于登上了一个小小的方台,居高临下,净名谷尽收眼底,却不见了我们的同行。我们对着峡底喊:喂——你们在哪儿?待听到回音,却发现他们已变作小小的蘑菇,撒落在万绿丛中。

我问导游小姐,还有多远?黄小姐说她也没来过。于是我们作壁虎状贴着陡壁继续爬行。一会儿,又登上一个小小的高台,回首平视对面的游丝嶂,一条条一束束的,恰似晾晒的麻丝,丝丝缕缕牵向远方。

这时崖面上出现个大大的褶皱。我们转了个弯,就转进褶皱里去了,梯子更陡了,而且可怖地向一边歪斜了过去。扭头眺望,越发地觉得心虚气短,真所谓"险处不胜看",遂不敢半点分心,灵魂和力气全用到百分百,小心翼翼,手足并用,一步步地向上引身。

总算到了终点。这里有一个不大的壁龛,搭着些竹架子。据说要在这儿建一个茶座。我有点粲然,这个茶座,追求的是勇气、刺激?有多少人敢上来呢?

下来仿佛比上来更难,更加险象环生。因为太陡,站在上一级梯上,基本上看不见下一级梯面。我们只得伸脚去探索。稍有不慎,或脚下打滑,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手足并用,仔细地留心每一步。终于回到了半途,见到了休闲在一旁的提包,我把它挂在脖子上,导游小姐坚持替我拿鞋子,我们一步一捱,终于捱到了谷底,竟有了即将出事的飞机总算平安着陆的庆幸。

也许是紧张,也许是兴奋,上下铁城嶂时我们竟没有一点累的感觉,可回到平地,人一下子虚脱了,我和黄小姐都嚷嚷膝头疼痛,双腿虚虚地迈不开步。到了晚上,胸肌、腹肌、肱二头肌、肱三头肌,疼得不能动弹了,最厉害的要数股四头肌,站着坐不下,坐下站不起。

第二天,更是疼得变本加厉,浑身上下简直没有一块不疼的地方。我们好久没有享受过这么酣畅淋漓的疼痛了。

看来,人是很容易变得娇气的。

本报社址: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 问询电话:0571-85310114 邮政编码:310039 电子信箱:zjrb@zjnews.com.cn 印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每月43.50元 零售每份1.50元